

山 恋

陈修飞
著

花城出版社

山 恋

陈修飞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恋/陈修飞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1. 2

ISBN 7-5360-3448-2

I. 山...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105 号

山 恋

陈修飞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75 印张 1 插页 360,000 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5360-3448-2

1·2846 定价: 2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毕业于农业大学的张石牛到粤北石灰岩地区挂职县委副书记，深为九十年代的广东仍有这样贫穷落后的地方而感到震惊，也为当地干部群众为摆脱这种贫穷落后所作的努力而感动，决心抛弃大都市的繁华，一辈子扎根于此。经过一段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同时收获了与美丽的瑶家妹子的甜美爱情。

这是一部充满阳刚之气、浩然正气的长篇力作，是主旋律又不仅仅是主旋律。既形象地反映了历届中共广东省委为改变粤北山区贫困面貌所作的宏伟部署，也恰如其分地揭露了当地某些官员的自私、冷漠、腐败，对部分群众的懒惰成性、观念落后，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中蕴含的人生况味和生活哲理，发人深省。

目 录

一	下崆东	1
二	莫言金母子	9
三	北山	16
四	陆小丹	23
五	南华阿哥硬打硬	32
六	哪来的高仓健	41
七	爱的奉献	51
八	县委温书记	61
九	唐丫髻	67
十	邂逅	75
十一	主座和客座	84
十二	人生的体验	90
十三	老游击队员	99
十四	许乡长这个人	108
十五	水池	114
十六	赖伯	124
十七	养也不易	133
十八	探视	142
十九	月夜	151
二十	等天下雨	158

二十一	老凌配种·····	165
二十二	去崆北·····	173
二十三	找路·····	183
二十四	死水活水·····	193
二十五	美景和诱惑·····	202
二十六	找坝址·····	211
二十七	反复·····	219
二十八	山崆里喧闹起来了·····	229
二十九	另辟天地·····	239
三十	崆西之争·····	248
三十一	参加扶贫队·····	254
三十二	五桶水·····	260
三十三	接待·····	270
三十四	相见在北山·····	277
三十五	冲动·····	285
三十六	高山水渠·····	291
三十七	麻将桌·····	297
三十八	尾随·····	304
三十九	二四八月乱穿衣·····	312
四十	寻种记·····	321
四十一	苗地·····	326
四十二	通水大典·····	335
四十三	问罪·····	345
四十四	亲情·····	354
四十五	主意·····	362
四十六	后母和两个女人·····	370
四十七	市委宁书记·····	380
四十八	水管问题·····	391

四十九	底线·····	401
五十	古寺游·····	412
五十一	饿死不离乡·····	421
五十二	做官容易发财难·····	429
五十三	瑶寨·····	437
五十四	大迁移·····	445
五十五	召见·····	456
五十六	盘王节宴歌堂·····	466
五十七	生命的升华·····	478

下崮东

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击水三千里。

——毛泽东

单调、荒凉……

荒凉产生单调，单调更加重了荒凉。

这就是著名的粤北石灰岩山区么？看吧，这道路两旁，尽是各种奇形怪状的山，有突兀尖顶的石头山，矮小似馒头的秃顶山，前后都带皱折的夹缝山，坑洼里长满野藤的泥泞山；有小路蜿蜒的大山，大路穿通的小山，有云雾遮盖的远山，峥嵘显露的近山，有野草似棕毛的狮头山，有伸出长长石笋的象鼻山，更多的是什么也不生长，没有荒草、没有虫鸣、没有声音的光秃秃的石头山，一座接一座伸展开去。近处的深黑色，路那边是暗赭色，远处的是淡灰色，再远去就是迷蒙蒙的一片混沌。马路旁边的坡道上，偶而响起骨碌碌的声音，大山周围都起回应，那是松弛的石头在向下滚动，待声音从坡头滚到坡底，再轰轰响几大声后，便什么也没有了，周围又归于死一样的静寂……

张石牛深深地感叹了：这里哪像是有人居住的地方，走上三五里路，看不到一户人家，翻过七八座山头，见不到一条水渠，山上没有森林覆盖，山下也没有草地绿茵，偶而见到一两块种作物

的早上,也如当地常说的那样:“碗一块,碟一块,盖着草帽又一块。”完全不像内地那样连亩连片,全都被石山划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像破布似的随意被人抛撒在整层整片的石林中。即使在那稍算大块的作物地里,也匍匐着一群群像黑山羊似的石头,成团成堆地簇拥着,把那些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泥土,挤到更加小得可怜的石缝石隙中,那些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作物,都只能傍着这些石隙缝生长,把自己的根伸进去,寻找那稀薄的养份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它们拼命抗争、拼搏、奋斗,想以此显示向大自然反抗的活力……这里哪有什么活力?!在这些石灰岩山区,让人感受到的,只是单调、荒凉、凄苦,以及堵人肺腑的苦涩……

张石牛今天就是带着这样一种苦涩的心情,驾驶着一辆老式吉普车,行驶在粤北石灰岩山区这条单调、荒凉的山路上。

他年约二十八九岁,个头高挑,肩膀宽阔,皮肤白皙,有一张高仓健式的冷峻国字脸型,端直的鼻梁,棱角分明的前额,略向上挑的眉毛,两只光亮深邃的眼睛。他今天穿着一件横条纹长袖T恤,外罩一件浅灰色西装,下配藏青色带暗格的西裤,裤缝上笔挺的线条,不带一点皱折的平整的衣面,都给人一种儒雅而潇洒的感觉。

他驾驶的这辆吉普车确也是太旧了,车前的翼子板油漆全部脱落,车轮外胎已没了齿痕,车顶的帆布由草绿色变成灰白色。车内没有空调,只在仪表板旁边装了一台比巴掌略大的小风扇,由于山路不平颠簸得厉害,他刚把汽车开出东山乡不久,风扇底脚螺丝就被抖得松动下来,他不得不隔三差五地把手伸过去扶着,免得掉落。

“当初让这台车的司机自己来开就好了。”他自语着。他没有想到这里的路况会这么坏,心里有点为自己的过分逞强而后悔。他望了一眼一直端坐在后座的许乡长,这位乡长似乎对这些糟糕的路况和车况已司空见惯,不论怎么颠簸,脸上也不带一

点厌烦情绪。“他会不会后悔陪同我一起来？”张石牛想：“我为自己逞强而后悔的心情可千万不能流露在脸上让他知道。”他望了一眼许乡长那做作起来的庄重的脸色，不由的又想起昨天在乡政府时的情形。那时他说：“我明天想到底下最穷的村里去看一看。”

“别去啦，有什么看头！”这位四十多岁、长着两只狡猾小眼睛的许乡长说。两人刚相识不久，一见面张石牛就对他那一副白里透红、营养良好的面孔特别注意，“北山乡号称全省最穷的四大金刚之一，它的乡长却有这样一副营养良好的脸色，我比他年轻好些岁，我的脸色都没有他那么红润，人家会不会说，这是‘民穷官不穷，庙破和尚肥’呢”。

许乡长却没有理会张石牛在想什么，他只顾说下去：“下面无非就是穷，天下穷人的家都是一样，要看就去珠三角看富人的家。”听他这么说，张石牛对这位乡长的思想境界就不怎么感冒了。“穷没有看头，这出自一位穷乡乡长的嘴里真不应该。”张石牛想：“但他自己却并没有发现这样说有什么不对，这更可悲，也许他是把这作为一个理由要我别下去，因为我一下去他就一定要陪同，其实，陪不陪，那只是形式，我根本无所谓。”他记得在广州南方农业大学时，他出去办事或去哪儿参观，都是一个人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他觉得那样最惬意，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呆多久就呆多久，不要征得任何人同意，个人意志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今天这次下去，他也看作是同在学校一样深入基层的探访，许乡长不想去，正中自己的下怀，因此，他就说了一句：“我还是去吧，如果你没空，你就别去了。”

但是，第二天早晨，张石牛刚来到乡政府院子里，准备出发时，就看到许乡长已经领着司机站在汽车旁边等他，看那架势他还是打算陪同一起去，张石牛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开车司机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他正在把最后一桶油加进油

箱，张石牛帮他吧油桶从车上提下来，对他说：“这个车，今天我
自己开，不麻烦你了。”

许乡长一听，就笑着问：“张副书记，你还会开车呀？”

张石牛还没说话，司机就代他答道：“现在大城市人都很时髦，开开车算什么。”

“但这个车就不时髦啊。”许乡长说：“这是电影《南征北战》
中张军长坐的那种车了，你就委屈一下吧！”

张石牛坐进驾驶室，手握方向盘的时候，时髦这两个字还在
他心里闪动：“我时髦吗？”他问自己，他觉得在广州，在南农大学
生会时，他的穿戴和思想，还算是跟得上潮流，没有落伍于时代，
时髦，大概是指与时代同步前进吧，“我觉得我这个人还不算落
后，时代要求我具备的，我都在努力具备。这次来阳城县挂职，
就是我追求时髦的一次表现，只觉得这个决心还下得迟了点。”

许乡长见他上了车，也就拉开后车门坐了进去。张石牛饶
有趣味地踩动这辆老式吉普，开出了乡政府。向着南面这个号
称石灰岩中心地带的崆东村等地开去。但很快，他被这辆城市
少见的老车所挑起的兴趣，就被这坎坷不平的路面颠簸得荡然
无存了。

这也算是路吗？从车上看去，底下路的宽度刚够一辆汽车
开过，连单行线的标准都没达到。也许农民们当初修这路时，见
这里到处是石山，找余地困难，能将就就尽量将就，有些地方不
是修出来，而是炸出来的，炸出多宽，路就开多宽，再窄也不管
它，大概他们开初只考虑给本村的拖拉机走，没有想到会来汽
车。但就是拖拉机走，也会有两车交会的时候呀，这么窄的单行
线，连两辆拖拉机碰在一起都会过不去啊！……他又走了一段，
才发现前面每隔三几公里就留下一小块余地，这大概是备作会
车用的，可如果两车不是恰巧在这儿碰头，而是在前面稍远处
呢？那不是仍要倒回几里路来这儿交会？……

张石牛又苦笑着摇了摇头。他继续看这路面，路上原来大概也铺了一些黄泥与河沙，本地没有河沙，要 from 外地运来，但现在已看不到一点沙影，估计是山风猛烈、山雨频繁，每一发大水，就起山洪，路上的沙子想是被山洪冲走了。听他们说，这里的山洪发起来并不洪，因为这里都是石头，泥沙很少，大雨从山上洗下来，里面混不了多少杂质，仍旧是它从天上落下来时那样的清澈透明，下到山上和路上的时候，也没有多少泥沙可洗，稀里哗啦，一冲而过，干净得很，只在路上晃一晃就不见了，不知流到哪儿去了，天长日久，凡是能够冲走的都冲走了。冲不走的，只是这些深深从地里长出的石头，这一个个圆的、方的、长的、棱形的石头，横七竖八地躺在马路上，车道两旁没有水沟，山雨山水，都从路中间流过，将本来就不平坦的路面，冲洗出条条大小不一、长短不一、深浅不一的沟壑，汽车走上去，就像是在一条已经干涸的、遍布鹅卵石的河床上行走一样，车轮胎同各种石头打架，在各种深浅不同的坎坎上碾压，颠簸摇晃，真像一艘风浪中航行的小船，时而在浪尖，时而在谷底碰撞，使人的牙巴骨都碰得一阵阵发疼……怪不得许乡长不想坐汽车往这个方向跑，一般人也是来了头回就不想再来第二回啊……

好不容易，汽车开到一座大石头山旁边，前面好像有一座村庄，许乡长才叫停下来。

张石牛走出汽车，发现这里还没到村庄，还只是临近村旁的一条高高的马路。站在这里朝后望，那从远处绵延过来的众多的石头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峡谷，沿马路四周一直凹陷下去，变为一个巨大的漏斗形铁锅，住在下面的那几十户农家房屋，就像一个个小火柴盒粘贴在这个铁锅的锅底。

“这就是我们乡有名的崆东村。”许乡长介绍说：“那边是崆南村，崆西村，最远是崆北村，都是最穷最苦的石灰岩山村。到村里从这儿下去。”他指了指马路旁边一条被茅草遮盖着的小

路,意思是想让张石牛在前面先走,后见张石牛没有动步,就自己领先下去

两人在这条小路上边走边看。张石牛注意到,那些从远处绵延过来的各种形状的石头山,围着这个大漏斗,形成一个大屏风,有的瘦长尖顶,像戴在马戏团丑角头上的帽子,有的矮小圆滚,中部突出一个弥勒佛似的大肚皮,有的从多个地方凹进去,中间出现很多皱折,像人的胳膊窝一样,里面长着不少腋毛似的野草,风一吹,还簌簌摆动哩。那些从村子后面向大山另一边伸展去的、供村民们行走的小路,匍匐蜿蜒在灰黑色石山的脊梁上,时隐时现,就像是这些石山巨人身上一根根微细血管。

两人继续往下走,刚下到坡底就看到迎面从村子里出来一支队伍,十几个人排成单行,一个跟一个,有男有女,各人肩上都挑着一担水桶。张石牛问走在前面的一位短发妇女:“你们到哪里去呀?”

“挑水去。”妇女答。

“村里没有水吗?”

“有水就不会出外挑了。”

“去挑水有多远?”

“上午去,下午回,怕有几十里吧。”

“那么远呀!”张石牛不由得站下来发出了感叹声。许乡长拉了他一把,两人才又朝村子里走来。

这里就正式叫崦东村了。张石牛注意看这些农民的住房,发现他们都是用石头垒的墙,茅草盖的顶,有的甚至是石板盖顶。显示出这地方多石头的特色,他们的房子都是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互相挤在一起连成一长排,一排七八间,全村有六七排。这些房子从里面看各家各户都有墙隔开,但从外面看,却像是一间长长的互相连通的大屋。看到他们这样的长条大屋,张石牛又想起自己南华老家的围龙屋,这里是长条形,围龙屋是圆形,

里三层外三层全封闭，几十户人家贴着圆圈周围建房，只留一个门出入，而这里却是一长排一长排地建，各有自己的出入口，门窗全部朝外，围龙屋对防盗防匪很有用，而这些长条屋，却几乎等于不设防，看来这里大概是因为穷，即使让盗匪进家里来，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供他们偷啊！所以用不着在房屋建筑上紧张兮兮地围在一起，像南华那样几十户人共一个大门口出入了。

那么他们的粮食作物种在什么地方？张石牛看了看，村子前面只剩下不过篮球场那么大小的一小块平地，已开垦出来算作种菜上的自留地，稀稀拉拉种着一些像癞痢头上的短发一样的白菜，这些菜土晴天张牙舞爪，雨天头破血流，几乎看不出多少肥份。粮食呢？周围全是石头山，不说水田，旱土也很少，要种粮食作物，只能爬到那些比房顶还高几十倍的石山上，寻找出几处略带土层的小夹缝，见缝插针种上一些即使天不下雨也能勉强成活的旱土作物，由于缺肥缺水，这些作物都瘦得只剩一个秆秆。在这样的半山坡上种庄稼，农民们爬上去花几袋烟功夫，锄锄种种，把几小块土侍弄完，再往下爬一趟，一天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张石牛又摇了摇头，叹息着这里自然条件的恶劣。

村子前面开着一个代销店，一位穿旧土布衣服的老者，站在柜台后面做生意，张石牛走过去，点头招呼说：“大伯，生意还好吗？”

老者瓮着声音说：“谈不上生意，附近十多里路，就这一个代销店，主要是给农哥们一点方便。”

张石牛心想：这里离城镇那么远，卖的东西加上运费肯定要比城里贵，谁知他拿起几样日用品，问老汉的价钱，竟发觉比外面还便宜，他正惊讶间，就看到一个小女孩，手里拿着几个鸡蛋，说是买东西，把鸡蛋交给老头，从货架上取走一支牙膏。一会，又来一个妇女，交上几斤红薯，取走一包碘盐。

张石牛笑着说：“大伯，你这算什么买卖？买是以钱换物，

卖是以物换钱,买卖是钱物交易,你们却是物物交易,像原始社会做生意一样。”

老者说:“没办法呀,群众没钱!”

“那么你收的这些实物怎么上缴呢?”

“东山乡赶墟时我拿去卖,变成钱,再从供销社按批发价买货回来。”

“怪不得你货价卖得这么便宜,你这样赔上时间,赔上本钱,生意又没有什么赚头,那你开这个店的目的是什么呢?”

“给乡亲们一个方便嘛!”

“好风格!”张石牛由衷地赞叹着:“想不到在这样的山窝窝里,也有这样实心为群众服务的人,看起来,离都市越远,人越淳朴、越本分啊!”

二 莫言金母子

用来说明贫穷不是罪恶的所有论点都是罪恶。

——(法)雨果

眼前是一条进入村里的石板路。

两旁到处都丢着稻草、猪粪、碎石块……显得又脏又乱。

张石牛和许乡长小心地选择着稍能落脚的地方，向村里走去。在他们背后，一位十八九岁的小后生肩上挑着一担柴走来，两人忙闪向一边，让小后生过去，许乡长让得及时，张石牛稍迟了点，一支伸出的柴挂在他那干净的西服上，一颗钮扣哗一声被挂落到地上，许乡长一睁眼，正想叫住这个小伙训一顿，张石牛忙制止他，自己弓下身去从地上拾起钮扣，然后紧走几步，赶上这个小伙子，不是责备，而是同他拉家常：“小伙，你是这个村的吗？”

“我住上村。”小伙子全身被柴夹住，无法转身，只勉强从柴缝中扭过半边头，看了张石牛一眼，露出一副略带着怯而腼腆的脸。

“你这担柴挑给谁？”

“前村赖伯家。”

“我跟你去看看可以吗？”

“那有什么不可以。”

于是小伙子在前面领着路，张石牛和许乡长跟在后面，略拐

了一个弯，三人来到前面一栋同样是石墙草顶的农户家里。但这算是什么家呀，两扇木大门只留下一扇，屋中间摆着一个破肥皂箱改制成的桌子，两块木板钉成的凳子，灶房摆在屋角，煤烟把墙壁熏得漆黑。房子太小，三人一进去就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张石牛皱皱眉头，他不同意里面这么窄小的天地，记得去年，他们南农大学生会几个干部，到湖南农村去参观，看到那边农民的住宅都很宽敞，中间有厅屋，两旁有灶屋和卧室，后面还有堆放农具的杂屋，存放粮食的谷仓，农民们不论贫富，三五间屋是少不了的。那次去了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毛泽东自己曾说他是中农成份，可他家的住房，少说也有十多间，除他父母和他兄弟毛泽潭和毛泽民各有单间住房外，舂米还有碓房，养鱼还有池塘，全家占地将近十几亩。这次到东山乡，在街上也看了一些住户，见他们除少数几户务农兼经商的住房稍宽敞外，农村里，几乎家家都住得很窄，就是乡政府附近几户号称经济稍过得去的副业户，也不过三两间房子。广东农民是不懂得享受吗？他们是不知道住得宽敞可以增加生活的舒适感吗？张石牛想不一定，也许是广东农民从事的农事活动没有湖南农民那么多，湖南是农业大省，农民们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水稻，还兼旱土，农具、种子、副食品加工、逢年过节做吃食的用具，不可能都找别人借，要家里自备，一户农家就是一个小作坊，不说大而全，至少也是小而全，才应付得了自家的需要，这些用具都得有一个地方摆放，房子小了是绝对不行的。而广东这边的农民，特别是粤北石灰岩山区农民，农事活动，相对于湖南而言，就少得多，他们住宅周围，虽说也同样有大量的空地，无需经任何人批准，就可以把住宅扩大，但他们就是没有这样做。房子宽点难道不好吗？大概是他们觉得用不着，张石牛在崆东村看到好多家，竟还没有发现一家有锄头的，另外呢，多扩充地皮，建房子要钱，而粤北这些农民，所缺少的正是钱，他们岂只是缺钱，连一日三餐的饭食，都还